



乌云冉冉
著

STRAIGHT THROUGH
MY
HEART

宿 敌

他是她的初恋，
是她最亲密的敌人，
是她一生的执念；

她是他的毒药，
是他最危险的恋人，
是他命中注定的劫。

我从来都没想要回到过去。
我想要给你一个未来。

乌云冉冉
著

STRAIGHT THROUGH
MY
HEART

宿 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宿敌 / 乌云冉冉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500-1501-2

I . ①宿… II . ①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4380号

宿敌

乌云冉冉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云 钟莉君
美术编辑 段文婷
制作 纪辉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0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25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1501-2
定价 2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34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1】

早上八点一刻，一辆红色的mini以至少40迈的速度风风火火地驶入停车场。伴随着刺耳的轮胎与地表摩擦的声音，车子骤然停住，稍作停顿后又迅速倒入一个窄小的车位，动作麻利精准，但也让人看得心惊肉跳。毕竟这个车位一边是陆虎，另一边是悍马，这蹭一下可有点贵哦。

车子刚刚停稳，车门便被推开，一只踩着极细高跟鞋的脚先落了地。

穿着一身精致职业套装的莫语汐钻出车子，顺手锁了车步履匆匆又不失优雅地朝着公司大门走去。

感应门应时打开，她抬手看了眼表，时间刚刚好。

见她进来，前台的两个女孩连忙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来问好：“莫总早！”

莫语汐目不斜视地点了点头，算作打个招呼。可是没一会儿她去而复返，目光上下打量着其中一个女孩，阴沉着脸问：“公司没发薪水给你买衣服吗？还是你昨晚又夜不归宿？”

被说的女孩立刻红了脸，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莫总，昨晚我生病了，在医院里过了一夜，所以没来得及换衣服。”

莫语汐不为所动，贴近她闻了闻：“烟酒气和消毒水味儿我还是分得清的！骗我不要紧，但骗我之前拜托你多动动脑子，当我是白痴吗？”

那女孩一听眼泪都快出来了，哆哆嗦嗦地道歉：“莫总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莫语汐提高分贝：“你们的形象就是公司的脸面，一套衣服不要连续穿两天，我希望不用我再提醒你们！”

两个女孩均点头如捣蒜，忙不迭说“知道了”。

莫语汐这才满意地离开。

见她这回是真的进了电梯，两个女孩松了一口气。

被骂的那个拍着胸脯说：“啧啧，真可怕，更年期这么早就来了。”

另一个附和道：“没男人嘛，很正常。”

“哎，偏偏这样的人升得快！”

“看来苦难的同胞会更多喽。”

莫语汐一路经过办公区，所有听到她脚步声的人都立刻低头做忙碌状。一个女销售从茶水间里出来，不慎与她打个照面，女销售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再躲回茶水间，可惜为时已晚，莫语汐早已看到了她。

她不得已挤出一个笑容：“莫总早。”

莫语汐停下脚步看她一眼：“你脸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

女销售尴尬地说：“是……是化的妆。”

莫语汐面露不忍：“好歹也是个经理了，没指望你靠脸吃饭，但也至少让人看得下去吧，没事少扯些八卦，多学学化妆！”

“是是是！”

刚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莫语汐接起电话，脸色比进来时更差了。没想到周一一大早就听到如此噩耗——她跟了许久、胜券在握的项目竟然被老对手威尔森抢了！

扣上电话，莫语汐还没来得及拉开座椅，铃声再次响起，她瞬间就有种不妙的预感。

果然，电话里传来老板黄勇语气不善的命令：“你来一下！”

黄勇是欧普达的中国区总经理，典型的“霸道总裁”——如果不论长相的话。照理说他是莫语汐老板的老板，但是因为销售总监这职务一直空缺，所以莫语汐的工作要直接向他汇报。

黄勇一见她便气不打一处来，口不择言地痛批她先天不足和后天不勤。这一顿训话历时足足一小时，难听话都不带重样的，这让素有“黑山老妖”称号的刻薄鬼莫语汐也不由得自叹不如。

果然，男人也有更年期，而且比女人更残暴！

骂累了，黄勇将一沓资料甩在她面前：“你自己好好看看！”

莫语汐弯腰捡起那沓资料轻轻翻着，当她看到其中的一张照片时，手不由得顿了一下。那一刻，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直注意着她的黄勇当然看到了她神色的变化，恨恨地道：“看到了吧？你就是败在了这人手上，威尔森新调到中国来的销售总监顾梦东！哦，不对，拜你所赐，他现在应该已经坐到我这个位置了。”

时隔多年，他怎么还是那副从容不迫、宠辱不惊的样子？那自信满满的笑容，那举手投足间的游刃有余……浑身上下无一处不贴满了“成功人士”的标签！

可是……莫语汐头皮发麻地盯着男人抬起的手腕：他怎么还好意思戴着她当年送的表？这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

原本被黄勇骂得垂头丧气的莫语汐此刻愤怒了。她全然不顾黄勇诧异的眼神，双手在他的办公桌上重重一拍，恶狠狠地说：“老板！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黄勇被她拍桌子的巨响吓了一跳，拍着胸脯嫌恶地看她：“就算是我想算了总部也不答应！具体负责这项目的是你手下那个小李吧？”

莫语汐愣了一下，警惕地抬起头：“什么意思？”

黄勇无奈地拖着长音：“这么大的单子丢了，总有人要负责吧。”

莫语汐沉默了一会儿小声说：“跟他关系不大，主要责任在我。”

黄勇看着自己的爱将叹了口气：“语汐，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充大头了。”

“老板！”莫语汐还想为自己那个不争气的手下争取一下。

黄勇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不用再说了，我会看着办的。至于你自己，放心，肯定也脱不了关系。这次总部虽然没说问责你，但是原定你升职的事情现在看来要暂缓了。”

莫语汐不说话，但她心里不是不难过，毕竟努力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拿下这关键的一单，然后顺理成章地升任销售总监的，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她又瞥了那张照片一眼，为什么每次遇到顾梦东，都会这么倒霉呢？看来当年鸡鸣寺外那老和尚说的也不全是瞎话，事实证明他俩命格确实不合，有些人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折磨她的。

黄勇见莫语汐情绪不高，安慰她：“你的能力上面都清楚，你好好的干，还是有机会的。”

也只能如此了，莫语汐点点头。

“对了，下个星期你去趟X市，那里要准备一个行业展览，这个展览规模很大，届时我们的竞争对手和客户都会参加。另外，等展览结束，你和铭泰的人联系一下，听说他们的项目要启动了。你把这事办得漂亮点，别再让我失望了。”

莫语汐有些迟疑：“铭泰的项目一定要我亲自跟吗？”

“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觉得还有谁能让你放心？如果这次咱们再拿不下，我怕是也保不了你了。”

莫语汐颓然地回到办公室，顾梦东的照片摊在桌上，显得极为刺眼。她拿起看了看，只觉得越看越伤感，越看越委屈。

这几年里，每每回忆起他，她都觉得很困惑。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后来的模样？悬殊的身份，还是她当年那篇文笔稚嫩的报道？

如今想来，或许只是因为爱得不够深罢了。几年的感情总结来总结去，最终只得到这短短的一句话。可是，当年不谙世事的她，却把最好的年华给了他，而和他的那份感情，也曾被她当作一生的命题来对待。只是当时的她不曾想到，这个命题从一开始便是个伪命题。

莫语汐站起身来。夜风乍起，窗外巨大的黑色树影鬼魅般地随风摇曳。而这意外失去的一单，就仿佛一张明晃晃的宣战书，已被悄然送到了她的面前。

没一会儿，桌上的手机振了两下，助理Amy将顾梦东的手机号发了过来。莫语汐拿起来看了看，似乎要从这11位数字中找出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可惜没有。

她把号码存了下来，锁屏前，她犹豫了片刻，还是给这个号码的主人发了一条短信。

“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听到你活着回来的消息。”

就在几小时前，顾梦东刚刚签完合同。他打发走了手下的人，独自朝着公司的方向走着。深秋的天色暗得很早，不知不觉中就走到了华灯初上。霓虹灯下的B市美得就如从前，他有多少年没回过这里，

就怀念了这里多少年。

这条街临近B大，附近学生特别多。有一对小情侣从他旁边走过，说说笑笑好不甜蜜。顾梦东突然就想到了一个人，许多年前他们也是这样。学生时代没什么奢侈的约会方式，可是又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他们就如同那对小情侣一样，每天要在这条街上走两个来回。日复一日，从初春走到深冬。

那时候顾梦东以为，说不准这样一走就是一辈子，可是命运弄人，他们终究还是走散了。

不知走了多久，他感到口袋里的手机开始断断续续地振动起来，跟他预料的差不多——那封有关于他升职调动的邮件已经由公司总部发了出来。

短信还是一条一条地发进来，他不看也猜得到上面的内容，无非是些恭喜他升迁的客套话罢了。

起风了，他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坐上车子，他随手拿出手机看了几眼，这一大堆的短信中，也不都是些让人看了顺眼的内容，还有那么一条显得极为另类。

她说，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听到他活着回来。

好歹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是有多大仇，她非要盼着他死？

顾梦东冷笑，看来她还是那样，稍让她不如意的人，她都会将其钉在耻辱柱上，不雪恨不罢休。

不过这一次，他恐怕不能让她称心了。

【2】

第二天一早，莫语汐醒来时已临近中午。

她爬起来洗漱，牙刷戳在嘴巴里挥舞了没两下，家里的电话响了。含着满嘴泡泡看了眼来电显示，她露出了这两天里的第一个笑容。

“干什么呢？”

“刚起床。”莫语汐口齿不清地说，“演出顺利吗？”

电话那边的乔威笑了笑：“你没看电视吗？反响还不错。”

“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看电视。”

“呵，你什么时候不忙？”

莫语汐吐掉漱口水：“我会看回放的。”

乔威叹了口气：“好吧。”

乔威是莫语汐的未婚夫，一个小有名气的摇滚歌手。两人几年前刚认识时，乔威还在莫语汐朋友的酒吧里驻唱。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站在台上，穿着一件素净的白衬衫。白色的追光灯下，他静静地唱着一首《灰姑娘》，声线低沉，唱得很有味道。

后来在朋友的撮合下，乔威成了她的男朋友，可是几年来两人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聚少离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她发现她对乔威的感情远不如当年对顾梦东那样强烈。不过这种状态也不错，感情总归不是生活的全部。然而就在前些日子，乔威竟然向她求婚了。当时她除了意外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感觉，不过她也想不出拒绝的理由。

洗漱完，莫语汐决定出去走走。

离她家不远的地方有家成衣店，老板曾经是“住在她上铺的姑娘”，名叫未冉。未冉除了卖衣服还有个兴趣爱好，就是给人看相算命。

每次见到莫语汐她的第一句话都是——“我说什么来着！”

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

莫语汐边挑衣服边说：“你说得没错，可是怎么每次都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我早就说你要倒霉三年的，这三年还没过，哪来的好事？”

这话莫语汐原本是不信的，可是想到顾梦东的强势回归，她的心也渐渐不安了起来。

这时候电视里正在重播乔威前一天的演唱会，两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未冉说：“他现在发展不错嘛！”

莫语汐像是听到别人夸赞自家小孩一样露出一个深藏功与名的笑容：“还可以吧。”

未冉白了她一眼：“你这么得意干什么？你俩又没结果。”

“为什么？难道就因为他比我小？”

未冉耸耸肩：“反正劝你别付出太多，免得到时候血本无归。”

“哦，我试试这个。”莫语汐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拿了一套衣服走进试衣间。

未冉已经不是第一个说他俩不合适的人了，乔威比莫语汐小两岁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他的职业——歌手、艺人，这个身份代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他不能出现负面新闻。而莫语汐，女销售一名，已被大众安插了太多的标签，只要她亮出身份就会让人浮想联翩，也正因为此，乔威总是劝她换份“体面”点的工作。

莫语汐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选择，倒不是因为她有多爱这份工作，只是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会来到欧普达，又为什么挤破了头要往上爬——无非就是希望自己能离他近一点，然后再漂亮地将他一击击倒。

从试衣间里出来，对着镜子一照，莫语汐立刻打算回去换掉。

未冉拉住她：“这套挺好的啊！”

莫语汐疑惑地看着镜子中自己白花花的肉：“你确定？穿的像只白斩鸡一样真的好吗？”

“这算什么？你瞧这领口，开得位置刚刚好，事业线若隐若现，性感又不轻浮。你不是女强人吗？光有事业心没有事业线可不行！”

莫语汐有些犹豫。

未冉继续游说道：“就这套吧！不要再穿黑色了，这个颜色可以帮助你转运！”

“转什么运？”

“工作啊，还有感情，穿上这身衣服，你的真命天子就快出现了！”

莫语汐终究还是抵不过未冉的游说，将信将疑地埋了单。

她刚离开，未冉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今天总算开张了。”

周一早，莫语汐穿着她的“转运战衣”和几个同事乘坐早班飞机赶往X市。一路上，众同事对她的新形象反应强烈，频频挤眉弄眼窃窃私语，莫语汐全当看不见，毕竟为了转运，总要做出点牺牲。

好不容易熬到飞机落地，他们顾不上休息，直接赶往展馆。

刚刚十点左右，展馆里已热闹非凡，其他公司的人也在布展，比如威尔森的人。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也在？想到这里，莫语汐的心跳不由得漏了一拍。她连忙整了整开得过低的衣领，而再一抬头，正看到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朝她的方向走来。

走在前面的男人穿着深色西装，身材高大、眉目清俊，举手投足间派头十足。

她直直地看着他，别说这些年来他几乎没什么变化，就算是化成灰，她也认得出他。

顾梦东也看到了莫语汐，他的表情凝滞了片刻，但很快，便又是一派风轻云淡的样子。

他大大方方地朝她走来。

他每往前一步，莫语汐就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一拍。

五年了，她无数次地幻想过重逢的场景。她准备了五年，可真正等这一刻来临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准备还是不够充分。

顾梦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到她的面前，他冷冷一笑：“好久不见。”

莫语汐面无表情：“我以为我这辈子无法见到活着的你了。”

此话一出，莫语汐明显感觉到顾梦东身边那位帅哥倒吸了一口气。

顾梦东也不生气，笑意更深：“不好意思，看来让你失望了。”

莫语汐不屑地冷笑一声：“想不到几年不见，你一点变化都没有，笑起来还是那么虚伪。”

“是吗？可你跟以前比起来……”顾梦东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莫语汐。她穿了一件浅色修身衬衫，领口开得极低，搭配一条藕荷色包身短裙，纤腰长腿展露无遗。她身材好，皮肤也好，这一身装扮将她的优点全部展露出来，回头率极高。但这并不是莫语汐原本的风格，所以顾梦东第一眼几乎没有认出她来。

他敛了笑容，眼中满是讥讽：“变化倒是不小……”他突然伸手揽住她的后脑勺，倏地将两人距离拉近，暧昧又危险地附在她耳边小声说，“不过丰满点也好。”

莫语汐先是一愣，然后恶狠狠地拨开他的手，尴尬地捂着胸口：“看来我得收回我刚才的话了，你当年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真小人！”

“呵，不敢当，不敢当……”

莫语汐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火气更胜。她冷冷地说：“之前那一单算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但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顾梦东，我们来日方长！”

说完，她不给顾梦东反击的余地，迅速转身离开。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顾梦东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身后的助理小心翼翼地问他：“顾总，那是欧普达的北方区经理吧？”

“嗯。”顾梦东的声音冰冷，“也是我们当务之急要摆平的人。”

小张有些纳闷：“是要把她从欧普达赶走吗？她的能力真的那么强吗？”

顾梦东走向自己的展区：“不是她能力强，只是她那样的人不配

过得比别人好。”

既然她敢跟他对垒，他就能让她一无所有。

莫语汐的助理Amy和几个同事远远看到自家的老板和威尔森的帅气总裁顾梦东狭路相逢。想到老板最近才在顾梦东那里栽了跟头，以她老人家的个性，他们真替那顾总捏了把汗，尤其是当他不知天高地厚地出手“轻薄”莫语汐时，Amy几乎可以感受得到莫语汐可怕的气场！

眼看着一出好戏即将拉开帷幕，可是事情怎么就急转直下了呢？莫语汐竟然生生忍下了这口恶气！

旁边的同事“啧啧”感叹：“这真是个看脸的世界，看来‘黑山老妖’也不能免俗。”

那短暂的碰面之后，莫语汐再没有在展览过程中见到过顾梦东。

几天后，展览结束，欧普达的大队人马赶回B市，莫语汐一人留在X市试图与铭泰的人先建立起联系。

下属们离开的当天晚上，她一个人去酒店的泰国餐厅吃饭，不料餐厅爆满，就连门口等位的椅子上也坐满了人。

莫语汐此生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有人会为了吃一顿饭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等位上。她正想离开，一个服务员打扮的人从餐厅里走出来问有没有人愿意拼桌。

她看了下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朝服务员招招手：“我可以。”

服务员领着她走到餐厅角落的一张四人桌，那里已有一个男人正背对着她吃饭。她也没多想，走过去大大方方地坐在他的斜对面，不料一抬头，竟对上了那双熟悉的眼睛。

对方看到她显然也很意外，但很快那副惊讶的神情就被一抹嘲讽的笑容所代替。

莫语汐撇开头，一副很扫兴的样子：“你怎么会在这？”

“在哪吃饭是我的自由，有什么问题吗莫总？”

莫语汐冷哼一声，真是冤家路窄。

服务员递过菜单：“小姐现在要点菜吗？”

她没有立刻接过菜单，心里正在斗争要不要留下来。

顾梦东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来都来了，不如吃了再走。”

莫语汐横了他一眼：“看见某些人真是什么胃口都没了。”

“不愿意看到我？那请自便！”他看向一旁尴尬的服务员，“正好，帮我换一位漂亮点的小姐。”

服务员一脸黑线，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莫语汐拿过菜单，嘲讽地回应顾梦东：“搞错了吧顾总？这可不是你常去的那些乌漆墨黑的地方。”懒得看他难看的脸色，莫语汐随意点了两个菜，服务员像是得了特赦令一样抱着菜单跑走了。

【3】

很快莫语汐点的菜端了上来，上菜的小哥看到桌上还没动的冬阴功汤又看看即将被端上来的那份，有些迟疑。

莫语汐这才意识到自己点了和顾梦东一样的菜，看到对面的顾梦东似乎笑了一下，她心里颇不是滋味。

其实莫语汐以前并不爱喝这种汤，但是现在几天不喝就会惦记这味道。这转变完全是拜顾梦东所赐。

还记得顾梦东那年刚刚大学毕业，拿了第一笔工资就带着她去学校附近最贵的餐厅吃饭。那是一家泰国餐厅。当时莫语汐笑说冬阴功汤就像是洗衣粉炖大虾，可没想到顾梦东却酷爱那“洗衣粉”的味道。而且他这人有点霸道，只有他一个人喜欢不行，还强迫着莫语汐也一起喜欢。莫语汐抵死不从，他干脆含着一口汤直直地吻了下去。

温热的液体在莫语汐的惊愕中缓缓渡进了她的口中。而当他心满意足地抬起头来眉目带笑地看着她时，她却捂着嘴面红耳赤恼羞

成怒。她不是气他胡闹，只是因为那是她的初吻，她却因为没做好准备，一时大脑空白，就让它那样过去了。

他笑着问：“好喝吗？”

她没好气地回答：“没尝出什么味儿。”

“这样啊……”顾梦东略微思索了一下，勾唇一笑，“那就再尝一尝。”

说着他一手揽过她结结实实地吻了过来。

这个吻缠绵悱恻荡气回肠，以至于日后的数月里，莫语汐每每想起都不由得脸红心跳。

她以为那就是爱情的全部，以至于那段感情走到穷途末路时，她依旧不敢相信。

顾梦东喝了口酒，说：“我听说你们欧普达的人都回去了，怎么就留下你一个？”

莫语汐低头吃饭：“这是我的事，没义务向你报备吧？”

顾梦东笑了：“不愿意说没关系，其实我也就是客套地问问。不过如果你是为了铭泰的项目留下的，劝你趁早回去吧，留下来也只是浪费时间。”

莫语汐抬起眼来：“还没开战，你凭什么笃定是我输？”

顾梦东凑近她，压低声音说：“我能让你送我一单，就能让你再送我一单。”

他咄咄逼人地直视她的双眼，而她的目光也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一样无法挪开。他离她那么近，她都有点担心他会听到她的心跳声。

桌上顾梦东的手机突然响了，打破了这诡异的气氛。顾梦东看了眼来电显示却没有接通，直接挂掉。

莫语汐见他这举动，冷笑道：“是又欠了哪家姑娘的情债还不上了吧？”

顾梦东拿起餐巾擦擦嘴，学着莫语汐的口吻说：“这是我的事，没义务向你报备吧？”

莫语汐一时语塞，尴尬地愣在那里。

顾梦东笑了笑，抬手招来服务员埋单。

服务员知道两人是拼桌，但见两人似乎认识，不确定地问他：“是一起结吗？”

“各结各的。”

“各结各的。”

两人异口同声。

顾梦东走了，莫语汐也没什么胃口。她看到他走出很远才拿出手机支在耳边，应该是回复刚才那个来电。

其实她只是无意中的一瞥，就瞥到来电人的名字中有个“琴”字。看来他并不是不愿意接那通电话，只是当着她这个“外人”的面，“不方便”接而已。

时光有时候真可怕，你根本没有察觉，它却已将当年的“亲密无间”变成了如今的“两不相干”。

因为铭泰的总经理目前在国外度假，铭泰采购项目的关键人物就只有主管该项目的李副总了。搞定他，基本上就搞定了这单生意。

可是李副总一直没有同意见莫语汐，她只能拿出还是小销售时的那股韧劲，亲自跑去铭泰守着。然而连续三天，对方始终没有露面。

第四天莫语汐再出现的时候，就连李副总的秘书都看不下去了。她好心提醒莫语汐：“这会儿李总办公室里正有人呢。”

莫语汐微微凝眉：“是公司里的人吗？”

秘书摇摇头：“不知道。”

莫语汐的心里陡然升起不好的预感，难道是他？

正在这时，李副总办公室的门被拉开，里面先出来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他身高约一米八，长得很精神。莫语汐在照片上看过，这就是李副总。

她连忙迎上去：“李总您好，我是欧普达的莫语汐，可否耽误您几分钟？”